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保护开发研究

黄丹宁,姜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25)

摘要:本文以黑龙江省1902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不平衡指数分析及地理探测器分析等方法,揭示黑龙江省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保护开发的影响要素。结果表明:黑龙江省非遗以传统技艺为主,传统医药类较少;非遗整体形成3个高密度区和4个次高密度分布区,以团块状沿松花江沿线分布;非遗在不同地区和级别上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非遗保护开发应以政府为主导统筹非遗的保护开发,结合地域民族特点对非遗进行专项扶持,构建非遗保护开发协同机制。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保护开发;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 K9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36(2025)02-0010-10

0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各民族长久传承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承载着历史记忆、经济价值、艺术魅力和科学内涵。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步伐的推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自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1,2],为非遗的保护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在此背景下,黑龙江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加大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工作力度,推动非遗与旅游、教育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非遗研究已取得了显著进展。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非遗的基本定义^[3]、发展历史^[4]及保护开发策略^[5]等方面。近年来,研究趋势逐渐转向非遗与现代技术的融

合,如大数据^[6]、增强现实^[7]等,以及通过数学模型对非遗的保护开发价值进行空间分析^[8]和数值量化^[9]。

从地理学视角来看,研究者多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在非遗的空间分布^[10]、资源评估^[11]及保护策略制定^[12]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地理学在非遗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针对特定区域,如黑龙江省非遗空间分布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

因此,以黑龙江省1902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如核密度估计法、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等,对黑龙江省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讨影响非遗保护开发的主要因素,旨在为非遗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核密度分析。核密度用于对黑龙江省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理科学专业“一流课程”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研究与实践”(XJ-GYFW2022032);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引导项目“黑龙江省农村地区贫困治理过程与长效机制研究”(LH2019D009)。

非遗进行探索性分布估计^[13],公式为:

$$g_n(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1)$$

其中, $g_n(x)$ 表估计密度,值高集中,值低离散; n 为非遗总数; h 为带宽; $x - X_i$ 为待估非遗中心点 x 到非遗点 X_i 的距离; k 为核函数。

(2)平均最近邻指数。平均最近邻指数用于分析非遗的空间分布模式^[14]。公式为:

$$r_E = \frac{1}{2\sqrt{m/A}} = \frac{1}{2\sqrt{D}} \quad (2)$$

其中, r_E 为最近邻距离; m 为非遗的数量; A 为研究区域的面积; D 为非遗的密度。

$$ANN = \frac{\bar{r}_1}{r_E} = 2\sqrt{r_1 D} \quad (3)$$

其中, ANN 为观测最近邻距离均值, \bar{r}_1 为实际最近邻点均距。通过比较 ANN 与 r_E ,可判非遗空间分布模式, $ANN > 1$ 时呈集聚,反之呈分散。

(3)不平衡指数。不平衡指数用于量化非遗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识别稀疏或集中地区^[15]。公式为:

$$S = \sum_{i=1}^n Y_i - 50(n+1)/100n - 50(n+1) \quad (4)$$

其中, S 为不平衡指数, S 值小则非遗分布均衡, S 值大则非遗某些地区集中、其他地区稀缺; n 为非遗或地区总数; Y_i 为 i 地区非遗数量。

(4)地理探测器分析。地理探测器用于分析识别影响非遗保护开发的因素,包括单因子和交互因子探测功能^[16]。公式如下:

$$q = (N\sigma^2 - \sum_{h=1}^L N_h\sigma_h^2)/N\sigma^2 \quad (5)$$

其中, q 代表因子对非遗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度,其值域为 $[0, 1]$, q 值越接近 1,说明该因子对非遗空间分布的解释能力越强, q 值越接近 0,则解释能力越弱; N 为非遗的总数; N_h 表示在第 h 类驱动因素中的非遗样本数量; L 为驱动因素的类别数; σ_h^2 表示在整个研究区域内非遗的方差,表示非遗在整个黑龙江省内的离散程度。

1.2 数据来源

非遗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第一至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网公布的第一至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各地级市人民政府网站。基础地图数据来源于阿里云平台,土地面积、GDP、人口、乡村数量数据来源于黑龙江省统计局《2023 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博物馆数量来源于黑龙江省文化旅游厅。

2 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2.1 结构特点

根据表 1 可见,黑龙江省非遗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分布特征,市级非遗以 64.56% 的占比占据主导地位;省级非遗占比 33.23%;国家级非遗数量相对较少,占 2.21%。

表 1 黑龙江省各级非遗数量统计

级别类型	数量(个)	比例(%)
国家级	42	2.21
省级	632	33.23
市级	1228	64.56
合计	1902	1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分类标准将黑龙江省非遗分为 10 个类别。从图 1 可看出非遗结构呈现出以下特点: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占主导地位;传统美术类数量次之;传统医药类数量相对较少;而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类则均衡发展,以上特点共同构成了黑龙江省非遗文化的多元格局。

2.2 空间分布特征

(1)空间分布密度。利用 ArcGIS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研究区域内 1902 个非遗进行分析。图 2 显示,黑龙江省非遗形成 3 个高密度和 4 个次高密度区,沿松花江呈团块状分布;整体上看,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密度最高,黑河—大兴安岭地区密度较低;局部来看,哈尔滨市非遗密度最高,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密度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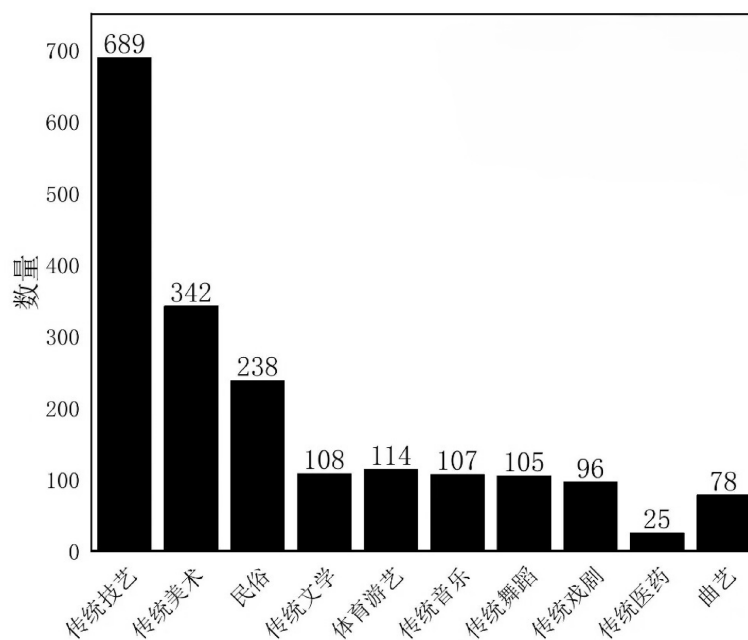


图 1 黑龙江省非遗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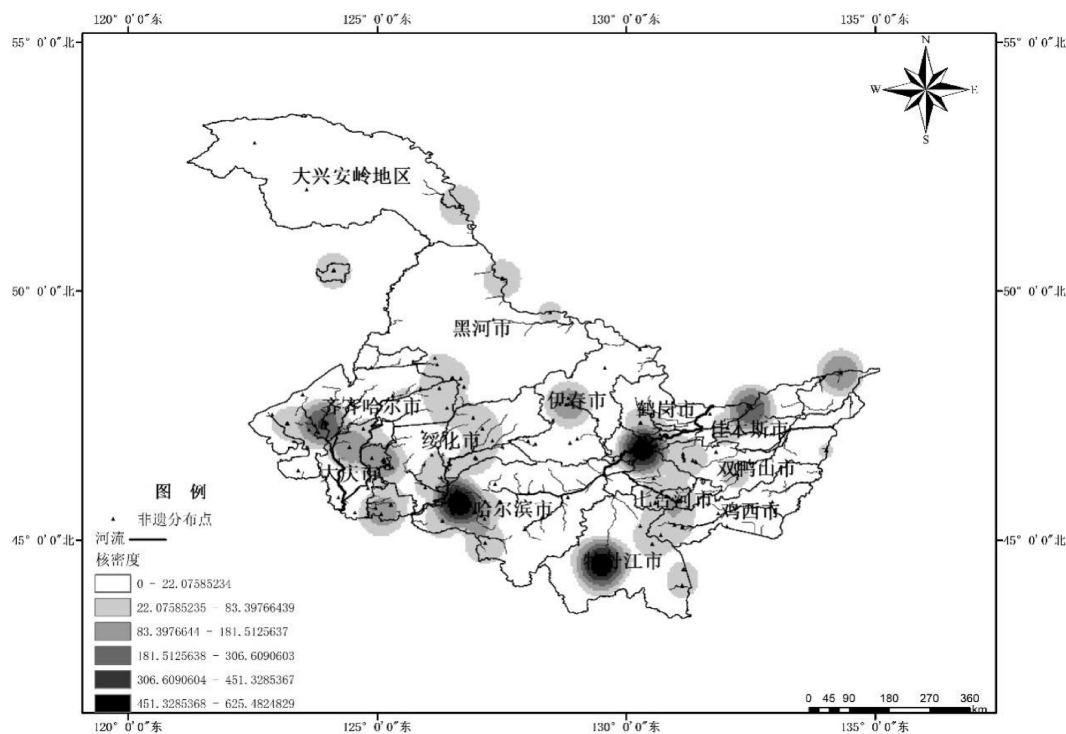


图 2 黑龙江省非遗核密度空间分布(审图号:CSC(2024)0650 号)

(2)空间分布类型。利用 ArcGIS 软件中的“平均最近邻”工具进行空间分布类型分析。从各级别非遗分布的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表 2)得到黑龙江省非遗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最平均最近邻指数(ANN 值)分别为 0.49、0.11、0.08、

0.04,均小于 1,表示非遗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模式;Z 检验值用于判断观测数据与随机分布之间差异的显著性,Z 检验值绝对值越大,表示观测数据与随机分布之间的差异越显著,各级别差异显著性从国家级、省级、市级、总体依次递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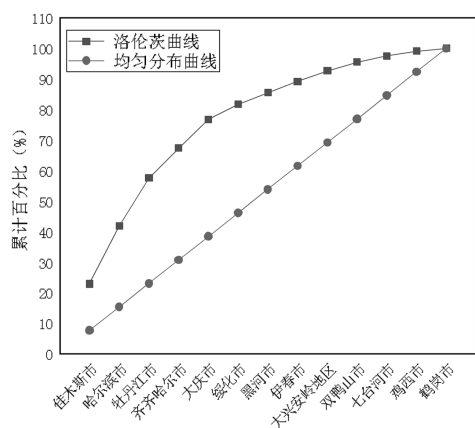
表2 各级别非遗分布的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

非遗级别	平均观测距离(m)	预期平均距离(m)	ANN 值	Z 检验值	分布类型
国家级	27394.80	54808.96	0.49	-6.20	聚类
省级	2046.99	18104.28	0.11	-42.65	聚类
市级	1093.52	13144.36	0.08	-61.46	聚类
总体	459.01	10564.05	0.04	-79.81	聚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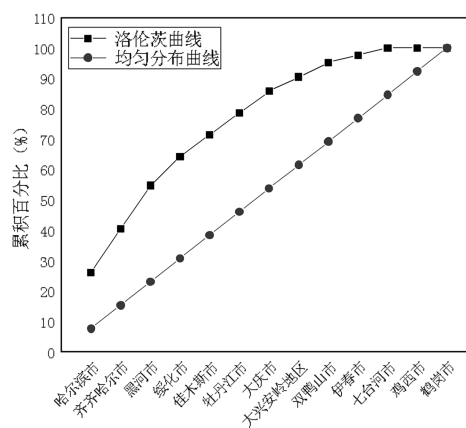
2.3 空间分布均衡程度

分析不同级别非遗分布均衡程度,计算出非遗不均衡指数:总体 0.51、国家级 0.67、省级 0.66、市级 0.75。指数越接近 1,分布越不均衡;洛伦茨曲线弯曲程度越大,不均衡程度越高。从总体上看(图 3a),佳木斯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 5 个地级市分布近 80% 的非遗;从国家级上看(图 3b),哈尔滨市、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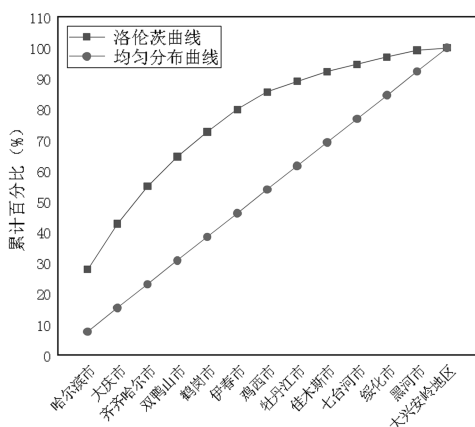
哈尔市、黑河市 3 个地级市分布国家级非遗比例约 70%,不均衡程度最低;从省级上看(图 3c),哈尔滨市、大庆市、齐齐哈尔市的省级非遗数量较多,3 市分布省级非遗总数的 60% 左右;从市级上看(图 3d),洛伦茨曲线弯曲程度最大,佳木斯市、牡丹江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 4 个地级市分布市级非遗数量高达 80%,不均衡程度最高。鹤岗市和大兴安岭地区拥有各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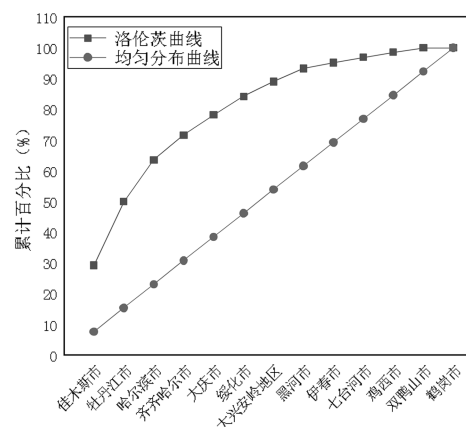
(a) 总体非遗洛伦茨曲线



(b) 国家级非遗洛伦茨曲线



(c) 省级非遗洛伦茨曲线



(d) 市级非遗洛伦茨曲线

图3 非遗分布洛伦兹曲线

非遗中数量较低,占比量最少。

3 非遗保护开发研究

3.1 非遗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非遗位置的空间分布是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体现,因此开发保护工作需要以此作为重要依据。从自然、人文地理两个维度剖析,分别选取高程、坡度、坡向、河流水系、土地、GDP、人口、交通、乡村数量、博物馆^[17-22]10 个开发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据此构建黑龙江省非遗开发保护影响因素指标及计算方法(表 3)。

通过地理探测器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单因子探测(表 4),获得各指标对非遗分布影响的量化

结果。数据显示,单因子影响力排序由高到低的顺序为人口 > GDP > 交通 > 博物馆 > 土地 > 坡度 > 乡村数量 > 高程 > 坡向 > 河流水系, $p \text{ value} > 0.00$ 表明各项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交互因子探测热力图(图 4)显示黑龙江省非遗受多因子交互作用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高程 \cap GDP、坡向 \cap GDP、坡向 \cap 人口、河流水系 \cap 人口、河流水系 \cap 交通交互影响最显著,达 0.98;高程 \cap 人口、高程 \cap 交通、坡度 \cap GDP、河流水系 \cap GDP 等也较显著,为 0.6 - 0.97;坡向 \cap 高程交互作用解释力最弱,为 0.22。从交互作用类型来看,博物馆 \cap 交通、乡村数量 \cap 交通为非线性增强,其余均呈双因子增强效应,即两因子交互作用对非遗分布的影响大于单因子。

表 3 黑龙江省非遗开发保护影响因素指标构建及计算方法

类型	指标	计算方法
因变量(Y)	非遗数量(个)	统计每个格网内非遗数量
自变量(Xi)	高程(m)	统计格网内高程均值
	坡度(°)	统计格网内坡度均值
	河流水系(m ³)	计算格网内水域水量
	土地面积(hm ²)	统计格网内土地面积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统计格网内 GDP 总值
	人口(个)	统计格网内人口数量
	交通(km)	计算格网内路长度
	乡村数量(个)	统计格网内乡村数量
	博物馆(个)	统计格网内博物馆数量

表 4 非遗空间分布单因子探测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q statistic	p value
自然地理	高程	0.07	0
	坡度	0.14	0
	坡向	0.04	0
	河流水系	0.04	0
	土地	0.21	0
人文社会	GDP	0.69	0
	人口	0.82	0
	交通	0.48	0
	乡村数量	0.12	0
	博物馆	0.31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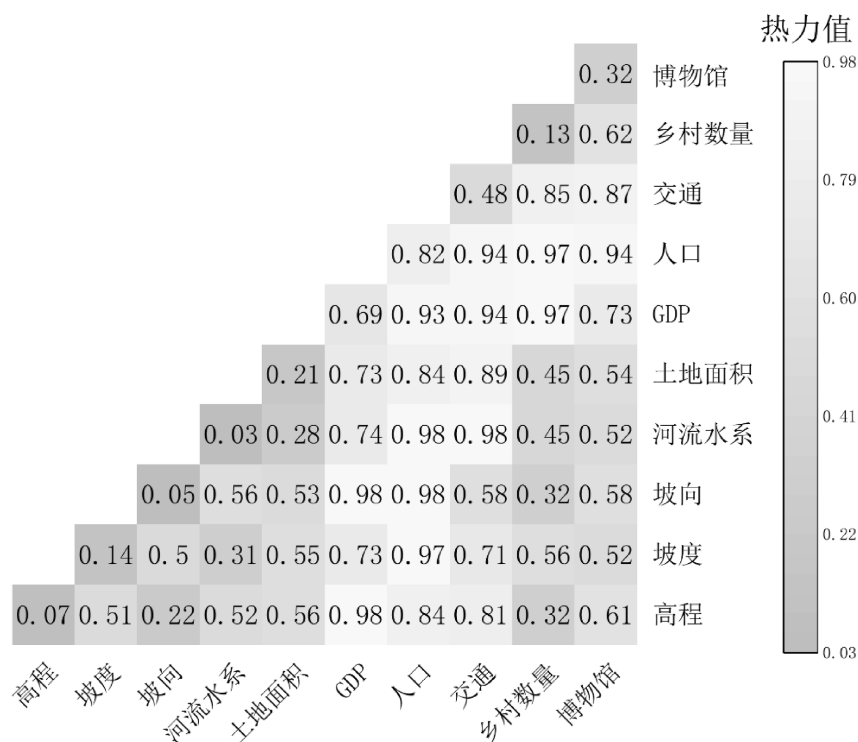


图4 非遗空间分布交互因子探测热力

从自然条件来看,黑龙江省属于寒温带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干燥,夏季短暂、凉爽。气候特点决定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非遗文化的形成。赫哲族生活在三江平原,地势平坦,黑土肥沃,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非遗如伊玛堪说唱艺术,就是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逐渐形成。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等山地地区,森林资源丰富,为当地的少数民族提供了狩猎、采集等生产方式,孕育出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长期在山地地区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演化出独特的模仿动物在山林中奔跑、跳跃的舞蹈表演。黑龙江省河流众多,水系发达,黑龙江干流纵贯北部,松花江横穿中部,乌苏里江紧邻俄罗斯边境。金代初期完颜宗弼为运输粮食在松花江干流开凿运粮河,极大地提高了粮食的运输效率,成为金朝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重要交流渠道。通过 ArcGIS 缓冲区分析,发现河流 10km 缓冲区内分布了高达 76.08% 的非遗,非遗沿河分布的趋势明显,表明河流水文是黑龙江省非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从人文条件来看,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化。其中,罕伯岱村是达斡尔族原始部落的发源地,村中达斡尔族人口达 40% 以上,是一个以达斡尔族为主体的民族村,保留着达斡尔族丰富的非遗文化,如民间舞蹈“鲁日格勒”、民歌等。非遗传承人是非遗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众多非遗传承人通过口耳相传、师徒传承等方式,将非遗技艺代代相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非遗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许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缺乏兴趣,导致非遗传承人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一些非遗技艺的原材料获取困难,制作技艺复杂,传承难度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对非遗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其因子探测值达 0.69。经济发展对非遗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为非遗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非遗的活化与利用,增强社会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非遗文化的过度商业化、人口流动引发的文化断层、环境破坏及资

源枯竭等负面效应。人口与乡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许多非遗都植根于乡村地区,是非遗传承的重要基础。人口与乡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传承环境与文化认同上,人口与乡村数量的变化影响非遗的传承链条和文化生态,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众多,有许多人口较少民族如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这些民族文化历史灿烂,非遗数量多,但由于民族人口较少,其传承与发展受到影响。博物馆在因子探测中的影响力处于较高地位,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机构,在非遗的保护与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博物馆的展示和宣传,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非遗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3.2 非遗的保护开发

(1) 以政府为主导,统筹非遗的保护开发。由非遗类别可见,黑龙江省非遗数量及类别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地域集中、呈现连片区块发展形态。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将非遗保护开发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加大对非遗项目的资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非遗的传承、研究、展示和传播活动;建立健全非遗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非遗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保障非遗传承人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应加强与非遗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依托其丰富的冰雪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独特的边境地理位置,将非遗元素融入旅游、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实现非遗的活化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2) 结合地域民族特点,打造非遗典型示范区。黑龙江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非遗是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在非遗保护开发中,充分考虑地域民族特点,对具有独特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的非遗进行专项扶持。深入挖掘和整理地域民族非遗资源,建立非遗数据库和档案,为保护和传承非遗提供有力支撑。针对地域民族非遗的特点和需求,应制定个性化的保护措施和开发策略。例如,黑龙江省非遗类别中传统技艺多达 689 项,

应给予文化传承人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对于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美术如剪纸等非遗技艺,鼓励和支持其与现代设计、科技相结合,创新产品和服务;黑龙江省非遗呈现出明显的沿河发展趋势,应就此构建非遗保护开发廊道,利用哈尔滨的省会效应,串联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佳木斯联动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对于边缘地区如黑河市爱辉区,具有明显的边境特色,应深入挖掘边境特色文化潜力,打造以俄罗斯风情和满族文化为特色的非遗示范区,展示俄式建筑、满族服饰、剪纸、刺绣等非遗,利用异域风情打造出具有中华特色的边境文化交流站。

(3) 加强多方协调,构建非遗保护开发协同机制。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传承人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非遗保护开发的协同机制,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资金支持和指导服务;社会应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播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企业应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非遗元素融入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环节,推动非遗的产业化发展;传承人应积极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确保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同时,还可以建立非遗保护开发的专家咨询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形成共识和合力,共同推动黑龙江省非遗保护开发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遗保护机构开展合作与交流,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手段,提升非遗保护开发的水平和影响力。

4 结论

(1) 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不平衡指数分析及地理探测器分析等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全面揭示黑龙江省非遗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非遗数据源自官方多批次名录,采取包容性原则处理多地分布,确保数据全面准确。通过定量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结合,识别出影响非遗保护开发的主要因素,为非遗的科

学保护和合理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从结构特点看,黑龙江省非遗数量层级分明,市级占比 64.56% 居主导,省级 33.23%,国家级仅 2.21%。其中,传统技艺类最多,美术类次之,医药类最少。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非遗整体形成 3 个高密度区和 4 个次高密度分布区,沿松花江呈团块状分布,且在不同地区和级别上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从空间分布均衡程度来看,总体非遗中哈尔滨、佳木斯等 5 市集中近 80% 的非遗,国家级非遗中哈尔滨等 3 市占 70%,不均衡性相对较高;省级非遗中,哈尔滨等 3 市占 60%,佳木斯市、牡丹江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 4 个地级市分布市级非遗数量高达 80%,不均衡程度最高;鹤岗市和大兴安岭地区各级别非遗数量较低,占比最少。

(3)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揭示影响黑龙江省非遗保护开发的主要因素,涵盖人口、GDP、交通、博物馆等人文因素及高程、坡度、坡向、河流水系、土地等自然因素。非遗保护开发应在充分考虑各类因素的前提下,以政府为主导统筹非遗的保护开发,结合地域民族特点对非遗进行专项扶持,构建非遗保护开发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J].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1(2): 145 - 149.
- [2] 文化和旅游部.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EB/OL]. (2021-05-25) [2025-02-0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09/content_5616511.htm.
- [3] Syed Shaharuddin S I, Shamsuddin M S, Drahan M h, et al. A Review on the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Batik Production,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J]. Sage Open, 2021, 11(03): 1 - 19.
- [4] Skublewska - Paszkowska M, Milosz M, Powroznik P, et al. 3D Technologie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Literature Review for Selected Databases[J]. Heritage Science, 2022, 10(01): 3 - 3.
- [5] 魏雷, 朱竝. 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J]. 地理学报, 2022, 77(02): 492 - 504.
- [6] 徐柏翠, 潘竟虎.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05): 188 - 196.
- [7] 李江敏, 赵青青, 陈静. 长江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12): 191 - 198.
- [8] 陈心林, 杨晓茜. 进退失据: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反思[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9(01), 160 - 168.
- [9] 吴清, 李细归, 张明. 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J]. 经济地理, 2015, 35(06): 175 - 183.
- [10] 黄萍. 保护与开发: 遗产地数字化管理协同功效实证研究——以“数字九寨”为例[J]. 旅游学刊, 2007, 22(08), 23 - 28.
- [11] 黄永林, 谈国新.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51(02), 49 - 55.
- [12] 韩顺法, 徐鹏飞, 马培龙.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21, 41(09): 1598 - 1605.
- [13] Rosenblatt, M. Remarks on Some Nonparametric Estimates of a Density Function[J].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55, 27(03), 832 - 837.
- [14] 王洪桥, 袁家冬, 孟祥君. 东北地区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17, 37(06): 895 - 903.
- [15] 周丙锋, 孟永泰, 等. 大运河文化带(江浙段) 聚落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4, 33(09), 1942 - 1951.
- [16]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01): 116 - 134.
- [17] 郑雪莲, 田磊, 张淑娴.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及旅游融合路径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 37(08): 998 - 1002.
- [18] 高彩霞, 刘家明, 高岩, 等.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1, 37(03): 103 - 108.
- [19] 李如友, 石张宇.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关系及形成机理[J]. 经济地理, 2022, 42(08): 205 - 212.

- [20] 康雷, 杨兆萍, 韩芳.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沙漠, 2022, 42(01): 158 - 166.
- [21] 谢志华, 吴必虎. 中国资源型景区旅游空间结构研究[J]. 地理科学, 2008, 28(06): 748 - 753.
- [22] 田磊, 孙凤芝, 张淑娴.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05): 186 - 192.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 黄丹宁, 1998 年生, 女, 广西河池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1583070522@ qq. com;

通讯作者: 姜丽丽, 1981 年生, 女, 辽宁丹东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Email: jll0707@ 163. com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UANG Danning, JIANG Lili *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aking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1,90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use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alysis, imbalance index analysi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alysis to reve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skills with relatively few traditional medicin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istributed in three high – density areas and four sub – high – density areas with a clustered distribution along the Songhua Rive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ws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levels; the government should lead and coordinat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vide special support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nsideration with regional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Heilongjiang Province